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柳林风声》是我最喜欢读的书之一，我非常喜欢他的环境描写和其中对世态人心温暖豁达的态度。记得那时候也正在学英文，读着它，懂得老师说的英伦乡村的 pleasant 意味着什么。还有一本彼得兔子也甚好。英文童书的传统纯正深厚，可以拿来为中国的童书做入门教材。这是我最喜欢的童书，第一次读还是在大学里。现在再读，合上书了，心中仍旧一片清澄的愉悦，毫未见厌烦。

怀特先生的《夏洛特的网》与《柳林风声》的好处相仿。还是在做英文翻译编辑的时候，我翻译了《斯图亚特·利特》，那时我刚刚开始学习写作，从这次翻译中获益良多。就仿佛是初写大字的人用了上好的描红簿那样。虽然岁月飞逝，但如今仍然记得将编因农场里的好故事，从干净的英文转化成干净的中文时，心里的那种 pleasant。

愉悦



“亦静居”是叔父江成之先生的堂号，不知出自何典，无从往深里揣测，依着字面理解，只一个“静”字即可了得，这太合斋主的品性了。叔父的“静”是自表象渗透到内心的，表里如一的。“静”里极富讲究，“静”宜思是“静”的最大特点，“静”既是控制“动”的力量，又为“动”不可或缺的伴侣。所以，沉于“静”，就有了智者的理性；据此从艺，理性撩拨起感性的火焰，却是艺术最值得珍视的。

相对书法、绘画而言，篆刻创作偏于理性。“亦静居”主执此艺并成就斐然，是静思默想，心手合一的结果。有认为守成有余，创新不足者，实在是偏颇之见。叔父篆刻艺术的精进精神，就在于知传统之道，承传统之美，传传统之道，发传统之威，使之生生不息。说到底，“守成”需要有超常的勇气，需要有不计毁誉的态度，需要对历史、现时和未来负责的心胸。这是一种大智慧的表现。守成是在使用过去，而不是重复和照搬过去。应用即创造。

守成是使用应用即创造

我们欣喜地看到江成之先生将“浙

派”使用得淋漓尽致，更欣喜地看到江成之先生将“浙派”使用得焕然一新。这种江式的“浙派”模式，早已成为当今“海派”篆刻的生力军了。

当然，这生力军早已不是江成之先生一人，而是一支数量可观的队伍。第一代传人中的夏伟军、李文骏、彭培炎、张进骏、吕少华、宋春荣、周建国、徐于琴等三十多年来驰骋海上印坛，不仅独当一面，而且还带出了一批生机勃勃的新人。第二代传人中不少也在接纳新人，于是第三代传人开始面世。

《亦静居四代朱迹》，用作品记录了包括江成之先生的四代篆刻家创作成果。我们见到的不是“代沟”，而是融洽，见到的是传承的轨迹，是发展的路径，是欣欣向荣的盛况。这篇序言由我这个门外汉来写，实在有点勉为其难，不过，我有三十多年对第一代传人耳闻目睹的经历，想想也是有点资格来提笔作序的。

《亦静居四代朱迹》序

在宋庆龄诞辰 120 周年之际，我怀着崇敬心情瞻仰了这位伟人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内史第”。“内史第”坐落于浦东川沙，系清代咸丰年间内閣中书沈树楠所造的住宅，属典型的江南院落建筑。宋耀如（宋庆龄之父）的岳父倪蕴山，是川沙地区早期的基督教传播者，上海《万国公报》曾载文称：“倪蕴山传道沪、汇、川、宝等处，风飘雪霁不顾也，雨霖露沾自若也，饥逼寒驱安然也……”1887 年秋，从美国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毕业归来一年多的宋耀如，因深深相爱而与倪桂珍（宋庆龄之母）结婚，倪蕴山夫妇为其借了“内史第”第一进沿街房屋暂作居所。不久，宋耀如重返昆

山继续传教，倪桂珍也同时前往。1890 年 10 月，宋耀如自请降为“本处传道”；据查考，他随后又曾租用“内史第”第一进沿街房屋。宋耀如夫妇对子女们采取开放式教育，使

他们从小养成勤奋好学、自强不息、尊敬师长、艰苦朴素的品质。宋庆龄悉心帮助母亲照料弟妹，并与他们一起读书。在 1902 年冬，宋耀如夫妇把宋庆龄送入上海马克蒂耶女子学校即中西女塾。为此，当年同住“内史第”的黄炎培曾向别人提及：“邻家的小姑娘（按指宋庆龄）9 岁多

以后就不见了。”后来，宋家子女虽然很少去川沙，但他们对浦东却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尤其是宋庆龄，她那纯正的浦东乡音始终未改。因而，带我参观的浦东文史专家陈伟忠告知，黄炎培日记曾提及：“1955 年 2 月 14 日夜，中苏订约五周年苏联大使召开庆祝会，主宾席上我乡浦东人有三：张闻天、宋庆龄、我。”

在 1988 年，三进院落的“内史第”除了最后一进黄炎培故居之外，三分之二建筑在市政建设中被拆除，现已把原剩的 486 平方米建筑面积复建至 1800 平方米。当我凝视着宋氏三姐妹以及宋耀如夫妇的一些历史照片和生活用品时，不由生出许多感慨……

复梳成一缕缕的麻线，再把麻线捻成麻绳，麻绳要捻得细匀，如果粗细不一，是没法用的。准备好麻绳后，开始剪鞋底。鞋底是用旧布做的，平日把家里穿破的

纳鞋底

袁晓林

旧衣物积攒起来，剪成各种不同形状的布铺平整张纸，刷一层浆糊，再铺一层破布，重复几遍，糊有五六层了，就拿到太阳底下去晒。晒干了，就可以做鞋底的坯子了。然后描绘出“鞋样子”，将晒干的布坯子“照葫芦画瓢”，剪成鞋底的形状，用布条沿边，用浆糊把五六层的鞋坯子粘在一起，再把粘好的鞋底用一块完整的好布“包装”，使其“里面一包草，外面溜溜

爱让人年轻

余越

在医院陪夜，看尽人间冷暖。有人床前探访者络绎不绝，有的始终孤独地背过身去蜷在角落，神色黯淡。隔壁床有个老太太，九十岁了，依然健谈，子女很多，都很孝顺。据说家里还有个九十岁的老伴儿。老太太常常自言自语：“不知道你们阿爸在家谁给他做饭吃呀？”“我不在你们阿爸身边，他这几天睡得好吗？”过了两天，传说中的老伴儿终于让女儿捎信来了，老太太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少女般的笑容。原来信里有这么一句：“今天早上醒来，发觉小姑娘不在枕边，有点儿沮丧，希望小姑娘养好身体，早点回到小伙子身旁。”

山继续传教，倪桂珍也同时前往。1890 年 10 月，宋耀如自请降为“本处传道”；据查考，他随后又曾租用“内史第”第一进沿街房屋。宋耀如夫妇对子女们采取开放式教育，使

他们从小养成勤奋好学、自强不息、尊敬师长、艰苦朴素的品质。宋庆龄悉心帮助母亲照料弟妹，并与他们一起读书。在 1902 年冬，宋耀如夫妇把宋庆龄送入上海马克蒂耶女子学校即中西女塾。为此，当年同住“内史第”的黄炎培曾向别人提及：“邻家的小姑娘（按指宋庆龄）9 岁多

以后就不见了。”后来，宋家子女虽然很少去川沙，但他们对浦东却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尤其是宋庆龄，她那纯正的浦东乡音始终未改。因而，带我参观的浦东文史专家陈伟忠告知，黄炎培日记曾提及：“1955 年 2 月 14 日夜，中苏订约五周年苏联大使召开庆祝会，主宾席上我乡浦东人有三：张闻天、宋庆龄、我。”

在 1988 年，三进院落的“内史第”除了最后一进黄炎培故居之外，三分之二建筑在市政建设中被拆除，现已把原剩的 486 平方米建筑面积复建至 1800 平方米。当我凝视着宋氏三姐妹以及宋耀如夫妇的一些历史照片和生活用品时，不由生出许多感慨……

再后来，回上海，赶上读书潮，我也去读书，古文老师是索绪尔的拥趸，他讲语义，从结构入手，让学生读朱东润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和郭锡良的《古代汉语》，同样一篇文章，看句读，看注解，做比较。我自己还加了一码，看《古文观止》是怎么解说的，这套《古文观止》也因此被我摩挲得更旧了。说到句读，想起有人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仅此一点，便是天大的手笔。

有时候我想，现在的一些见解，古人文章里早有端倪，比如《过秦论》，比之《罗马帝国衰亡史》，一样的知微见著；《逍遥游》比之《存在与时间》，一样有此在与他在。这绝非抱“古已有之”的成见，硬将嫦娥比附阿波罗飞船，将蹴鞠比附现代足球。

再后来，回上海，赶上读书潮，我也去读书，古文老师是索绪尔的拥趸，他讲语义，从结构入手，让学生读朱东润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和郭锡良的《古代汉语》，同样一篇文章，看句读，看注解，做比较。我自己还加了一码，看《古文观止》是怎么解说的，这套《古文观止》也因此被我摩挲得更旧了。说到句读，想起有人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仅此一点，便是天大的手笔。

光”，这样，就可以纳针了。最难的要数纳针了。“包装”好的鞋底足足超过 5 厘米厚，鞋底上针脚缜密，一个鞋底上有近 400 个针脚，需要来回贯穿近 800 次，按老表说法，一只鞋底上能摆开多少粒芝麻，就要纳多少针。因为鞋底很难扎透，往往要在右手的食指上套上金属的顶针配合扎针，而且锥子、针拔、拉线棒等都要“上阵”，是一项劳累的臂力、手力和眼力活。纳鞋底开始时一般先在鞋底外围纳上两三圈，谓之“外围”，然后由上而下走平行线，谓之“叠墙”。走到最后几十针，就要打“攻坚战”了，鞋底已变成十分坚硬，每一针每一锥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

江西农村的娘婆、客娘，除了纳鞋底，还会在空闲的时候做鞋垫，那鞋垫面都绣上小巧玲珑的花纹。总希望自己的男人、孩儿穿着自己亲手做的新鞋，再垫上自己亲手做的鞋垫，让自己一朵朵小巧玲珑的心花牢牢地印在他们的心里。

我在台湾把照相机丢了。更糟的是好几天都没发现，一直到几天后，再次出门，找遍房间，就是不见相机，我才大发慌。脑袋几乎被“轰炸”。好不容易回忆起最后一次自己手拿相机的细节，那是在新竹市中心太平洋百货门口、2 号公交车终点站的候车椅上。

我慌更大了。这时候的“好记性”一点意义都没有，只会让人更绝望。老伯伯说风凉话，有人将手机遗忘在出租车里，过手的人有限，有一个好心的出租车司机就搞定了。我的相机是丢在闹市区的百货公司前的商业区。那里人来人往，一分钟就可以有几十个人走过路。我们坐的那把椅子，就在人行道上，公交车站旁，商店的前面。照相机放在那里就跟商品展示做广告一样，一目了然，众目尽可睽睽。

老伯伯安慰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个相机是我的最新款。淘汰最新的，旧的留存，这算什么？去找找吧，那是没有留存的自我安慰：“我尽心了！”沮丧地来到车站，跟 2 号公交车的司机打听。司机说，你们可以到站值班室去问问。

一个中年人接待了我们，一听来意，便不动声色地问：“你的相机是用什么东西包裹的？”我一听，立刻感觉闷热的天气吹来一丝雷雨前湿凉的风，有了希望，还有一点激动和期待。要知道，不动声色哥的话里，重点是“包裹”二字。一般照相机，没人会用“包裹”来描述。唯有我的可以，那天，我卸了相机的皮套，也没背相机包，而是莫名其妙地把相机装入一个圆点碎花小布袋里。不动声色哥再问：“照相机最后几张照片，拍的是哪里？”这下，我已能确定，照相机就在不动声色哥手里。

后面的故事很平淡，登记姓名、住宅地址和手机号码，不动声色哥还谨慎地用自己的手机拨打了我们的手机来确认。他把照相机交到我手上的时候说了一句：“不好意思，我们只能这样做，因为照相机很贵重。”我满怀好奇、感激和崇敬，问：“是谁捡到，送来的？”不动声色哥说：“不太清楚，那天不是我值班。”接着，他反问一个让我脸红的问题：“为什么这么晚才来找？我们等了很久了！”把这个故事讲给一个台湾朋友听。她呵呵一笑，说：“台湾经常发生出租车司机拾金不昧的故事，好像还是专门捡你们大陆人丢的东西。能让大陆人在台湾丢了东西再失而复得，让台湾人很有面子。”她谦虚了，把拾金不昧弄成是“台湾争光争气”的面面子。我的故事跟别人的故事有两点不一样：

一，捡到照相机的人，并不知道这是大陆人的照相机。这跟人在家里也不当着家人挖鼻子一样，归教养和素质范畴的事情。从这一点来说，我的相机失而复得的故事更感人。

二，我讲故事不够生动，这很遗憾，让我感觉对不起那位拾金不昧的“台湾雷锋”。

解放初，松江的城墙尽管已断壁残垣，但仍时断时续，绵延连接，保持着原形。记得当年西门老城门已被拆除，改成水泥柱铁栅栏门，而东、南、北三门犹在，各有两扇铁皮包的厚重木城门，可供开闭。城墙厚约 4.5 米，内侧大多已倒塌成斜坡，小孩常爬上去玩耍，有些地方被附近居民开垦种上菜蔬，外墙已不成形，但多处仍可坚固的墙壁。1950 年初，我在城西竹竿汇苏南公立松江中学（今松江一中）读初二，当年周边农村正在搞土地改革，不知何方主管就让我们假期里去挖城墙，并动员说，城墙是封建旧时代的遗物，我们要配合土改运动，“挖掉封建主义的‘老根’，挖下来的砖还可

“建设新中国”。那时年幼无知，只凭一腔激情，顶着酷暑，用最简单的几把洋镐、铁锹，主要靠手工去挖墙砖。砌城墙的砖与民房用砖不同，又厚又重，每块砖有几斤重，有的砖常年阴湿，长满青苔，又增加了分量，更要命的是，砌城砖是用掺有糯米的石灰黏合的，十分难挖，这对于我们这样十多岁的青少年来说，挖一块砖都汗流浹背，又苦又累。好在时间不长，但这段经历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后来我离乡，外出读书，松江的城墙何时被完全铲平，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松江城墙的残垣能够保存下来，今天或许能成为不可多得的景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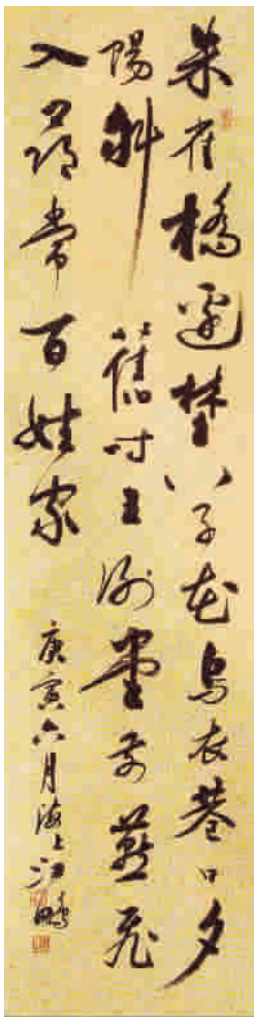
对不起哦，台湾「雷锋」

任雪蕊



书法

江鹏



挖城墙忆旧

周尚文

解放初，松江的城墙尽管已断壁残垣，但仍时断时续，绵延连接，保持着原形。记得当年西门老城门已被拆除，改成水泥柱铁栅栏门，而东、南、北三门犹在，各有两扇铁皮包的厚重木城门，可供开闭。城墙厚约 4.5 米，内侧大多已倒塌成斜坡，小孩常爬上去玩耍，有些地方被附近居民开垦种上菜蔬，外墙已不成形，但多处仍可坚固的墙壁。1950 年初，我在城西竹竿汇苏南公立松江中学（今松江一中）读初二，当年周边农村正在搞土地改革，不知何方主管就让我们假期里去挖城墙，并动员说，城墙是封建旧时代的遗物，我们要配合土改运动，“挖掉封建主义的‘老根’，挖下来的砖还可

十日谈

阅读经典

如水的文字，让人陷入无尽沉思。